

懷念集

周而復著



DF55/06

懷念集

周而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1153

901153



怀 念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5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4}$ 插页 6

198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6,700

书号 10019·3395

定价 1.05 元

目 录

01 55/06

海上的遭遇	1
诺尔曼·白求恩断片	16
怀念郑振铎同志	58
前进	
——悼念章靳以同志	71
草原上的春天	76
黑色的火焰	
——悼杜波依斯博士	82
荒原春色	90
万国强跨进一九八四年	117
单家集的怀念	140
六盘山上高峰	146
严冬过尽绽春蕾	152
光辉的典范	165
第二次生命	174
回忆荃麟同志	180
上海——人民的乐园	194
缅怀郭老	200

胜利的微笑

——怀以群 240

指着北斗星前进 258

记者生涯的回忆 270

志洁行廉的战士

——怀齐燕铭同志 278

永不殒落的巨星

——痛悼茅盾同志之一 312

在病危的时候

——痛悼茅盾同志之二 319

永远留在人民记忆之中

——痛悼宋庆龄同志之一 334

为了祖国和人类的未来

——痛悼宋庆龄同志之二 340

和党在一起

——痛悼宋庆龄同志之三 346

后 记 350

海上的遭遇*

一 从阜宁到六合庄

调到延安学习的团以上干部，刚集中到阜宁×师部，下午就得到淮海苏北各地情报：敌人向阜宁合围。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我们武装部队分散到根据地每一个角落，去帮助群众，坚持工作，打击敌人。上延安的干部，当时便组织起来，成立赴延干部队，×师参谋长彭雄同志和×旅旅长田守尧同志担任正副队长，×旅政治部主任张亦民同志，则是这个队的支部书记。虽然赴延干部队一共有五十一个人，然而却没有一个战斗员：随身的武器，也不过是驳壳枪和手枪，其中还有不少女同志哩！

就是这样一支非战斗部队，便在盐河淮海一带，在敌人密密据点层层封锁当中，展开了游击战。盐河是一道封锁线，五里一个堡垒，十里一个岗楼，据点与据点之间还有坝子，老百姓渡河的船只一到天黑就被迫挂在据点附近。夜里还有敌人的骑兵来往巡视。原先计划从盐河淮河陇海路……去延安的路线，彭同志考虑到情况起了变化，便临时改变了决心：从海上去。

干部队到了旧黄河东坎，遇到我们的两个连，临时变成了

* 本篇系集体创作，参加者有刘白羽、吴伯箫、金肇野、周而复，由周而复执笔。

掩护部队。敌人一直在追踪着这一支非战斗部队。有二千多敌人，两门大炮，三架飞机，把干部队包围在李墟。超过我们二十倍力量的狡猾敌人，企图把干部队歼灭在那里。从上午八点钟，一直打到暮色无声地降下来，敌人反复六次冲锋，全被打退了。在绝对优势的敌人火力之前，没有一个气馁的，个个都是越打越坚强，每一个干部都带着几个战斗员，组成一个战斗单位，在抗击着敌人。夜晚，便英勇地突出了重重的包围，过义河，从江滩据点到吴小集据点。敌人登陆了，他们却又转移到北蔡桥以东宿营。这次敌人知道了，而且又包围住了，但有什么用呢？不过又扑了一次空。干部队安全到了黄河边上六合庄，准备搭民船到滨海区赣榆柘汪，——过山东去延安。

干部队虽然是非战斗部队，但却是一支百炼成钢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二 向延安前进！

三月十六日的早晨。船老大老王浮着一脸笑容，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彭参谋长和田旅长，说今天风定，可以走了。他指着高耸晴空里的桅杆上的小三角旗给他们看，我们要向西北开，刮东风多好。田旅长是一个考虑问题周密而又谨慎的人，他详细地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叫船老大老王解决了：最迟明天上午可以到达目的地柘汪（这是我滨海区的根据地），黑夜通过连云港敌人封锁线；过了，白天就没事，不会遇到敌人；夜里敌人来了，他们船上有灯，老远就看见，绕一个弯就过去了；如果转风向，就退回来，等一天再走。领导民船上工作的指导员老马也说，根据他们几次走的经验是不会碰到敌人

的。是的，他是经常在苏北、山东往来做生意的，这一路很熟悉；而船老大老王，今年六十三岁了，在水上就过了四十多个年头，那海上的丰富的经验就是一个保证，并且走的不是敌人指定的航线，另辟一条航线，在海中间行驶，更是碰不到敌人的。彭参谋长和田旅长、张主任商量之后，下决心：走！

明天退潮，船留在黄河的沙滩上，这是一只载重八千石，吃水四尺深的大民船，八个大舱，六根三丈多高的桅杆，扯起篷来，一阵顺风，确是明天十一点可以到柘汪的。等到下午涨潮，彭参谋长第一个脱下衣服，跳到黄澄澄的水里，大家也跟着下去，帮助船老大他们把民船推动起来。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浮着愉快的微笑，连站在黄河岸上送行的海防队同志，也都高兴得拍起掌来，欢呼地高叫着：

“祝你们一路顺风，平安到达。”

船，在黄河激越的浊流上缓缓地驶去。坐在头舱里的彭参谋长、田旅长、张主任、供给部长伍瑞清、盐阜区行署保安处长黄国山……都站了起来，微笑地向送行者挥着手，叫他们回去。他们怎么肯回去呢，一百多个人依恋地站在岸上，象座屏风似的，目送着亲爱的首长远去，几乎忘记了潮水快涨到脚底下来了。

走了三里多路，就看见口子上那座灯塔，黄河的激越浊流，便消逝在茫茫无边的大海里了。掉好船头，水手们费劲地扯着篷，忽然爆裂开鞭炮的音响：辟辟拍拍的脆声里，猛的炸开砰的一声——这是天地响。彭参谋长从头舱里跑到上面一看：是水手班长小王在放，他说：

“你看，彭参谋长，风多顺，眼看我们就要到柘汪了，还不高兴高兴！”

船老大老王坐在头舱的后边，象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似的，稳重地掌着舵。他那垂在胸前的花白了的四寸多长的胡须，在东南风里飘呀飘的。篷子饱孕着海风，绿茵茵的海水上，卷起一阵阵雪白的浪花，船追逐着浪花急驶着。……

三 “彭参谋长，风停了！”

黑夜，象一张广大无边的巨网，覆盖在咆哮着的海上，船行驶得很快。

彭参谋长叫干部队的同志，都躺下来休息，可是他自己却躺不下。他在船老大老王旁边，开心地问他一路的情况以及还有多少路程。他一会到上面看看水手们，望望放瞭望哨的警卫员，一会瞧瞧前舱里的人是不是休息了。田旅长一上船就晕船，不大能动，躺在头舱里，不时问彭参谋长航行的情形。

船上很静，悄悄的，舱里不时迸发出来的轻微的鼾声，都被四周浪涛的音乐吞没了，只是上面探水的船老大高亢的喊声，还可以听见。他坐在伙房旁边，把一根拳头粗的十多丈长的探水篙往海里一扔，慢慢又把它拉上来，仔细审视上面的水迹，随后便发出悠长的富有韵味的呼喊：

“五舵^①深……”

掌舵的老王根据他报告的水深浅，望着他面前桌子上那一个大指南针，决定航行的方向，向前面叫：

“向东……向南……”

海上的生活，大家都是第一次，全感到新鲜。许多人虽是

① 一舵等于五尺。

躺下，但是却醒着。坐在二舱里的×团政治处程主任，怎么也闭不上眼，并且上去招呼船老大和警卫员的岗哨。彭参谋长一点也不晕船，和船老大他们越谈越有精神，他拿出干粮饼子来，给掌舵的老王吃，叫大家也吃。

“你们把干粮拿出来吃，吃饱了有精神，上岸还远。”

他刚才问过老王，到柘汪还有七十里哪。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天。

冲激着船舷的白浪，慢慢低落下去，那激昂的涛声也渐渐地消沉。波浪小下去，船平稳了。夜雾沉沉的海面只留下小浪起伏着。

叫做小张的水手，急忙忙跑到舱里来，精神很紧张，说：

“彭参谋长，风停了！”

田旅长马上坐了起来。他问掌舵的老王，这怎么办？船上的人把注意力都集在老王的身上。老王眯缝着眼睛，慢吞吞地向茫茫的海面上望了望，抹一抹胡须，很有把握地说：

“不要紧，风还没有停，不过小一点，一会还有风。”

大家听完他的话，得到一种保证，安定下来了。船慢慢地走着。走了没有一会，风却完全停了。帆，泄了气似的，瘪着。

船停了！

大家焦急地在期待风，彭参谋长时时在看表，已经夜里三点钟了。半点钟过去了，没有风；一个钟头过去了，没有风；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是没有风！时间是多么悠长呵！但是没有风。忽然，桅杆上那面小三角旗动了，船走了，风带来了全船的欢呼。

可是，还没有走几里地，风又停了。这一次掌舵的老王失

去了稳重，陷于焦急了。他告诉彭参谋长和田旅长，风完全没有了，短时间也不会有风。怎么办呢？他说：

“我也没有办法。”

田旅长过去问他：“船老大，这是什么地方？连云港绕过了没有？”

“连云港是过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旋即却又被他下面的一句话勾起顾虑来：“前面还有东洋鬼子的口子！鬼子的船常常出来！”

这有什么办法呢？一丝风也没有，船象抛了锚似的停在海面上。

四 “坚持到底！”

浓黑的夜幕逐渐淡薄起来，东方透出了一线白光。这白光慢慢扩大起来，眼前又展开漫无涯际的海水，闪着亮光。三只海鸥展开雪白的翅膀，无声地掠过绿沉沉的波纹，自由地飞到海的远方去了。船却还是停着，烟沉沉的海的彼岸，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彭参谋长问船老大。

船老大老王向海岸上瞅瞅：“那就是岚山头！”

“岚山头不是敌人的据点吗？”田旅长插上来说。

老王点点头。

田旅长又问：“能不能把船绕过去一点？天亮了，不要给敌人发现目标。”

老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没有风，一点也不动了。谁也没有办法！”

猛的，海岸那边传来嗡嗡的声音，大家以为是飞机来了，但抬起头来，向高空张望张望，却又看不见一架飞机。张主任拿过田旅长那副望远镜，到上面去瞭望。海岸那个方向，什么也看不见了，象是飞机的声音，却还是在响着。一会在碧沉沉的海上，发现了一个小点，他叫人去看，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小黑点上，黑点慢慢大了，近了，瞧见一个圆圆的筒子，凸出在海面上，这是烟囱。掌舵的老玉不禁大声叫了起来：

“那是敌人的巡逻艇。糟糕！”

彭参谋长叫他们不要动，隐蔽好，一边说：不要慌，看清楚再说。船底下有一部分人站了起来。

张主任伏在船舷上边望着，喃喃地自语着：

“看见了，看见了，是一只巡逻艇！上面挂着一面日本旗呢！但不一定向我们这儿来！”

田旅长从舱里站了起来，一夜的晕船，使得他精神很不好，头昏昏的不时想呕吐，连站都有点站不稳。但是这位曾经参加平型关战斗、消灭了敌人最精锐的板垣第五师团的年轻将领，一听见有敌情，精神马上抖擞起来了，他上来去布置战斗，但马上就被参谋长他们阻止住了。

“你晕船，身子不行，我来布置。”彭参谋长安慰他。

“通知船上的人，赶快准备好……”田旅长还是坚持着。

彭参谋长用望远镜详细看了看，他亲自到各个舱里去布置，叫大家把子弹都推上膛，手榴弹准备好，船上的指导员带着水手却卧倒在船板上。程主任到船头上去，指挥前面的人。舱上面放了一个瞭望哨。最后他说：

“敌人不来，大家都不要动，敌人不靠近我们的船，也不准开枪。我们准备好，到了我们为革命牺牲的时候啦！”

船上的人都卷入紧张的战斗准备里。伏在船舷上的张主任，拿着望远镜到头舱里来，告诉田旅长他们，敌人果然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彭参谋长笑嘻嘻地说：

“让他来吧！他会吃亏的！”

“砰”，对方传来一声枪响，旋即又是一枪，都是向天空放的。探水道的船老大和水手们都习惯地把篷子放了下来。——这是海上的规矩：第一枪是叫停船，第二枪是叫放下篷子；不然的话，就要打过来。田旅长叫船老大站起来告诉敌人，我们是商船，做买卖的，不要打枪。老王站在船上叫了。海上的强盗一听见是商船，贪婪地向民船驶来说：

“我们来查一查。船老大出来！”所谓“查一查”，是想抢点财物去，敌人没有想到自己的性命会葬送在海里。

在船头指挥作战的程主任，把探水道的老李的衣服穿了起来，一个拉出发火线的手榴弹藏在袖筒里。他英勇地站在船头上，这位船老大出来迎接敌人了。

巡逻艇有着装甲设备，甲板上站着十二个海盗，蛮横地端着枪。巡逻艇颤巍巍地靠近了民船，碰得民船动摇起来，站在前面的那个小队长，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呢制服，腰间挂着一把雪亮的战刀，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枝铅笔，带着一个翻译官，跨上民船来。他很神气地问道：

“你们上哪儿去？船上有什么东西？要登记！”

化装了船老大的程主任，很沉着地让他们两个人跨上船，不等他们站稳，使劲地一推，噗咚一声，两个海盗在海底找到他们的葬身之地。顿时，他把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弹，向站在甲板上的人当中扔去，甸的一声，对方当时就给击倒在上面，在烟尘里，十多个敌人带着浑身的弹片伤口，慢慢停止了呼吸。

巡逻艇象一只受惊的小鸟似的吓得远远地离去了。从此，它再也不敢靠近民船了。一无战斗设备的民船，连沙袋也没有，固然抵挡不住钢板装甲的巡逻艇，但民船上坐的却是驰骋江南的新四军战斗英雄，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战斗力，比敌人的钢板还要坚强。

巡逻艇开到四百米远以外，便停了下来，敌人躲在钢板后面，用机枪巡回地绕着民船周围扫射。敌人欺负我们没有长枪和机枪，疯狂地、毫无顾忌地、远远向我们扫射。子弹雨点子似的射进船上、舱里，噗哧噗哧地，船头和船尾打满了子弹洞，子弹洞里顿时就流进水去。厚厚的船板，给水濡湿、发胀，子弹洞就给胀住了。但旋即又打满了洞，民船象一只瘫痪了的残体，躺在海面上，一步也动弹不得，忍受着野兽们的欺凌！

卧在舱上面跟几个警卫员在一块抗击敌人的指挥员老马他们，都牺牲了，坐在舱里的人，有几个给打倒了，躺在舱板上的血水里。敌人的火力还不断地射击着船头。彭参谋长气愤愤地跳了起来，叫着警卫员跟他走，旋即被供给部长伍瑞清同志拦住了：

“你上哪儿去？”

“到船头上去！”

“你知道船头上打的怎么样吗？”

“我知道打得很激烈。”

“那你就更应该去，那地方很危险，让我去！”

“正是因为那儿激烈，我便要去！我去指挥他们抵抗，无论如何，不能叫敌人接近我们的船……你别拦住我，……”为了全船的安全，不顾一切，他毅然走了。警卫员跟着他到船头

去了。早准备好枪支的伍部长也带着警卫员到上面作战去了。彭参谋长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到了船头。他给大家带去了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勇气，虽然他们拿的都是短短的驳壳枪，可是一阵射击，敌人的巡逻艇离远了一点。敌人射击的效力也就差了一些。但是，敌人仍然不放松地射击着。格格几声，彭参谋长胸前中了三处机枪伤。警卫员把他扶回头舱来。大家默默地围着他，给他包伤口，他焦急地说：

“不要管我，你们去抵抗敌人要紧，快去，去！”

大家服从命令，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他的妻子留在身边，在照顾他。他神志有点不清醒，还关心地问：

“他们都去抵抗敌人了吗？”

“都去了。牺牲的不少。”

“好，他们牺牲得很光荣，很值得。”

海上静静的，还是没有风。

敌人的枪声稀疏了，传来了叫声：

“不要打枪！”

“你们投降吧！”

“投降不要紧，不杀你们！”

我们船上的人，把枪拿得更紧，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决不投降，我们决不放下枪！”

“除非把我们打死，决不做俘虏！”

大家只有一个决心：宁死不投降。连船老大也卷起袖子，拿起船上那条不大能使唤的长枪，感动地说：“我们给他们拚！”水手班长小王拿着自己那支坏马枪，不时伸出头去打敌人。敌人的诱降，所得到的回答是：更密集的枪声。待了一会当敌人知道新四军每个指战员都是不可屈服的，机枪又在民船

四周叫嚣起来了。

头舱里突然迸发出一声疯狂的叫唤，张主任的妻子张明给打倒了，田旅长的妻子陈洛莲身上也挂了花。按着伤口，陈洛莲说：

“到了我们最后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了……”

张明抬起头来，对张主任说：“我不行了，你们打。赤民，你们坚持到底……”

男同志们说：

“我们先死，你们后死，大家死在一块好了。”

张主任的警卫员戴文天匆匆跑过来，满头满脸都是汗，在找程主任。戴文天是盐城人，才十八岁，可是浑身闪着勇敢和饱满的精力。虽然是一九四〇年才参加新四军，但是在革命的军队里已把他锻炼得很坚强了。找到程主任，他向他要了一把二十发盒子（他自己那把盒子打卡子了）。接过新的驳壳枪，象增加了无限的生命力，他又跑去打了。子弹在船上面噼噼地飞去。

船舱里汪着红殷殷的血水，象一条小河，河里躺着负伤的干部和水手。田旅长虽然晕船，他一直还是勉强支持着，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他指挥船上没受伤的同志们，在搬船板和被子，连女同志也无声地曲着背在搬运着。他们脚踏在血水里，溅得满腿是血，用船板和被子把四面堵起来，抵挡子弹。

一阵急骤而沉重的步子传来，警卫员把伍部长背了下来，他脑部受了很重的伤，迷迷糊糊地喃喃着：

“我的革命已经成功了。你们继续打敌人！”

他把手里的枪递给警卫员：

“去，坚持下去！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这句话说出大家的意志。

接着，最后一个水手，那个粗眉大眼四方脸的小张腹部也受了伤。敌人的机枪还在象煮沸了水似的响着。保安处长黄国山看看我们仅有的十多颗手榴弹，二十条手枪，子弹也快打得差不多了，他把手榴弹的发火线拉出来，想炸船，同归于尽，免得子弹打完了做敌人的俘虏。张主任迅速地把手榴弹抢了过来，说：

“还早着呢，用不着。要是敌人上我们的船，再炸也不迟。”

太阳有点偏西，海面泛着无数的金光，枪声渐渐稀疏了。不知外面情况怎样，张主任想上去看看，他的警卫员戴文天自告奋勇地要去，但张主任要亲自去看一看。于是，他们两个人爬到舱顶上去了。敌人没有走，巡逻艇还很近。侧面射来一枪，正打在戴文天腹部，他们两个人退了下来。

枪声停止了。张主任又要上去看看，却被负了伤的戴文天抢着去了，他按住伤口，一个人爬在舷上瞭望，高兴得忘记了伤口痛，大声对舱里说：

“敌人退了！”

真的，巡逻艇对一只既无工事设备，可以说又无武装（单是短枪不顶事）的民船，从清晨直打到下午三点，奈何不得，悻悻地向连云港那个方面去了，而且还带回去十多具海盗的尸体。

五 起 风 了

船上水手都牺牲了，只有一个负伤，动弹不得。于是大家